

哦，白露葱

□周云戈



1

白露葱，白露时种的葱！

一经长大，那可是农家一日三餐的必不可少。它可生吃，亦可与肉炒成葱爆肉，更多时候则是在菜肴的烹炒中，充当着调味的角儿——葱花！

“葱花”？此花非彼花。

一盘炒菜中，它的存在并不炫目。只那味道，才在人们的味蕾中时时绽放。有它习以为常，没有立刻就能让人有所察觉。

它种于白露前后的8月末，或9月9日左右。种它，不既得于当下，也不仅着眼于明年，关乎的是明年的明年，抑或后年的后年……

葱籽儿播下没几天，那幼小的嫩芽就钻出了地面，毛茸茸的。二三叶后，就由秋转入一场漫长的冬眠。人们常以“叶黄根焦心(芯)不死”来形容它的坚忍！

2

白露葱，是关东大地返青最早的作物。

时间上，它比向阳坡的青草早，比江河岸边的柳树早，比田野的麦子更早，算得上是大地上第一抹新绿了。

返青后，人们不住地为它施肥、浇水，使其迅速成长。一筷子高时，人们叫它小水葱。铲完二遍地时，已有一尺半高，辣味也够劲儿了，一时成为农家餐桌上最早的蔬菜引领。

早些年，清晨，队里上工的钟声一响，许多下地干活的人，顾不上慢条斯理地在家吃，大多随手从灶台上摸起个出锅的苞米面大饼子和几棵葱，一口大饼子两口葱，没到田间呢，那大饼子和葱就吃完了！

新葱，早于其他蔬菜。午饭，也多由它来助餐。饭桌上，一把水灵灵的葱，一碗新炸的鸡蛋酱，一捧翠绿的小白菜和萝卜缨，桌下是一盆新捞的小米饭，或一盖帘大饼子。大人们先把葱撕成食指长短的段儿，用筷子把它和小叶菜夹在一起，然后蘸下鸡蛋酱放进嘴里，咀嚼间或咬口大饼子，或来口小米饭。葱的辣、饭的温厚与鸡蛋酱味，在嘴里混合成春天的香！

餐桌上，孩子们则爱整棵整棵地吃。一棵葱折几折，再用葱叶拦腰打个结，使劲儿抿一下盘里的鸡蛋酱，一口填进嘴里便嚼，没几下就咽了肚。然后，再随手抓拉几口饭，或是咬上两口大饼子。那春的味道，弥漫在孩子嘴里，也萦绕于他们的心头……

园子里的白菜、香菜长大了。一片蒲扇般的白菜叶、一勺鸡蛋酱、一筷葱丝、一撮香菜、一碗小米饭，拌匀后再用菜叶包裹，捧在手里，便是人人喜欢的大饭包。两手紧紧地捧着，一口口有滋有味地嚼着，于是一道味香的虹从心底升起。饭包里凝聚的香，大葱仍是主角。没了它，饭包也就没了灵魂。

晚饭也一样，餐桌上除碗筷外，便是一碟大酱，一大把洗得干干净净的葱，桌下一盆大楂粥。又是它，扩张了家人的胃口，上桌没一会儿，那桌上盆里，又是一干二净！

大葱，不单单是农家人一日三餐的“下饭冤家”，它还是孩子们最爱的零嘴儿。无论在自家的小园儿里，还是田野间，那是见面必咬，且都是整棵整棵地吃。行走间，若与一片葱地相遇，他们总要随手薅两棵，剥下老皮，用手一撸，就把葱白一头塞进了嘴里。嘴一边嚼，手一边往里续，一棵葱还没吃完，另一棵又续进嘴里……开始，不觉怎样辣，可三五棵嚼完，那嘴已有些麻木的，眼睛也热辣辣的了。

辣吗？感觉有点。可依然是挡不住的诱惑！若手里还有，必须全部吃下。这时，孩子们心里，虽辣犹甜，那“噉噉”的咀嚼声，悦耳且美妙动听……

3

挂锄了，小葱长高了！

农家把它起出来，清理一下胡须，放在房檐下来场阳光浴，待那葱叶蔫了，再把它栽进地里。缓过苗来，农家不住地培土、灌水，使它长得又高又壮。这时，它的叶子不再葱绿，一层浅浅的白霜，仿佛让它沧桑了许多。棵棵都挺拔得像藏羚羊的角，一垄垄、一片片，无不奋力刺向苍天！

天见冷时，它与秋白菜、萝卜等一起走进了千家万户。去泥土清黄叶，摘些嫩叶腌咸葱。晾晒一番，三四棵为一把，用那蔫蔫的叶子绾个发髻式的结，继续在窗台下晒。天冷了用秫秸把葱打成捆，放到仓房里，成为以后日子里做菜的葱花。这时，吃它不再随意，每顿都以其极少的份额来调制着一家人的生活味道……

秋葱进户后，仍有部分留守大地的。它们循着节气而行，再经历一番严寒，转年又最早扯起了春天的一角。这时，人们不忍再吃它，只期待它春花般地开放……乳白色的球形花冠，柔柔的，也茸茸的，连绵起来，似透明的纱，于明暗闪烁间朦胧着，于朦胧间缥缈着……是一首诗，是一幅画，也是农家人心里的远方……

农家人期待它结出饱满的种子，以迎新的白露！

伴着葱籽的成熟，根部又生出一棵棵葱崽儿来，没几天就长得与大葱一样大。仍可食，味道却很辣，人们叫它“葱崽”，喜欢吃辣的，总说它才是葱的至味。

4

知道吗？大葱还是味中药呢！

明代医家龚廷贤在《药性歌括四百味》中有曰：“葱白味辛，散寒通阳。发汗解表，解毒疗疮。”

默诵它，又想起了父亲，想起了他用葱白和姜，为贫困乡亲治感冒的事来。那时，冬春季节常有流感暴发，每有乡亲来就诊，视其症状，他便随嘴说个验方：“大葱白两段，生姜三片熬水喝，服后盖上棉被睡一觉就好了。”如是，那感冒者一觉醒来，还真大汗淋漓。果然头不疼了，鼻不塞了，一场感冒就如此轻松地远他而去。后来，乡亲见此法灵验，一有伤风感冒，自己就熬碗葱白生姜汤先喝下去，治愈了，再无下话。仍不见效，再讨教父亲。他看看症状，又将它换成干姜煎服，也果然奏效。这一生一死的切换，让有心者懂得了辨证施治的道理。

“诸药之性，各有奇功。温凉寒热，补泻宣通……”想不到，当大葱与姜，于水火间相遇后，竟幻化出能祛除侵入体内风寒之功，这不由得让人对它心生敬意。

5

白露年那，葱也年年……

人民公社时，大葱由生产队种；土地承包到户后，起初多由农家自行零星栽种。一段时间过去，有心计的人就把主意打在了塑料大棚上。白露前后把它种下，冬眠未尽呢，它就惺松地睁开了眼，外面还不时地飘着雪花！

没几天，它便携同一片天地里生长出来的小白菜、小水萝卜、香菜、婆婆丁、苣荬菜等叶菜，一齐摆上春节的餐桌……

正月未尽，农家又开始了新一轮播种，所种依旧是葱。二遍地铲完，新葱又上市了，餐桌上它伴人下饭，返回大地的，还要再经历一番风雨！秋菜上市时，一片片又高又粗的大葱被起出，打上品牌，包装上车，一路销往省城等城市。谁能料想，这时的它居然成了规模，在调剂了人们生活五味时，也成为振兴乡村、富裕百姓的产业。

哦，白露葱！

在送走了一段岁月时，你又开启了新的起点。严冬里，在不住提纯辣味的同时，也孕育了明天的蓬勃与美好……

那还是我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，有一次，班主任张老师让我们说一说：“长大以后，你们想干什么？”

同学们有的说想当老师，有的说想当医生，有的说想当火车司机，有的说想当解放军……

唯有我信口开河，“我想当作家！”

当时，老师的眼睛一亮，同学们异口同声地惊叫起来。

长大后，我没能当成作家，却当成了“坐家”：坐在炕上缝补衣衫，围着锅台煮饭炖菜，走进院子喂猪打狗，奔到田间侍弄庄稼……

作家，变成了我的梦想，也只能变成我的梦想！

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，让我历尽了沧桑。

当我穷极自身的所有，换来了一家人的辉煌之时，我，已经到了耄耋之年！

这时候，我忽然想起来，我还有一个梦没有做——我应该借着夕阳的余晖，让我的余生也放射出一抹余光才对。

于是，我重新拾起已锁进抽屉54年的锈迹斑驳的笔，抱着投石问路的意念，写下并寄给了《吉林日报》一



近年来，长白山人参火爆出圈，为追求健康长寿的人群所钟爱。

小时候，爷爷戴着大皮帽子、穿着大皮袄从东北回来，山东老家八仙桌上多了一个大玻璃瓶子，里面20斤白酒泡着一棵人参。那人参参体饱满，白白胖胖，根须飘然，宛如依然生长，村里人无论谁见了，都啧啧称奇。

这便是我对人参的第一印象。

那时，我还不知道人参有芦、纹、体、芦、须“五形”之说。我和五弟时常趴在桌子上，隔着瓶子竭力分辨人参的脑袋、手臂和腿脚，甚至想象这棵人参从瓶子里蹦出来，胸前围着一个红肚兜，就像年画里的胖娃娃一样，与我们兄弟俩手牵着手一起玩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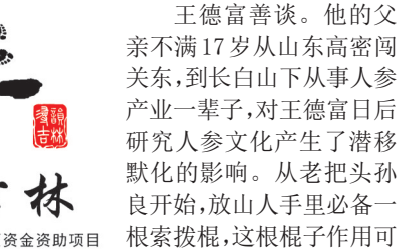
入伍后，第一次探亲，我在延吉用两个月的津贴费，给父亲买了一瓶人参泡酒，父亲很高兴，但他当时没舍得喝。再给父亲买人参，是我在白山工作时。父亲有糖尿病，听人说，人参泡水对改善糖尿病症状有帮助。白山是人参的产地，山货庄里人参花、人参根、林下参、园参、红参、西洋参及野山参等随处可见。于是，我买了人参花，还把林下参加工成粉寄回家。有段时间，父亲天天用人参花泡水喝，炖羊肉也要撒上一两勺人参粉，父亲高兴，人也就显得精神。

今年5月，战友朱峰带我去见抚松县的王德富先生。也许是常年食用人参的缘故，王德富今年七十七又七，头发乌黑如墨，一双睿目炯炯有神。他穿着中式对襟上衣，给我的第一印象，既似悬壶济世的名医，又若隐居深山的智者，更如一位和蔼可亲、仙气飘飘的老人——事实上，他是一位致力于传播人参文化的专家。

早在20世纪80年代，王德富就提出了人参文化的概念，他参与了中央电视台《人参王国》《野参迷踪》《关东参客》等美术片和纪录片的拍摄，还先后出版了《人参童话》《当下，人参怎么吃》等书籍。王德富说：“你看，人参的芦头像人的头，人参的主根像人形，人参的芦像人的胳膊，人参的叶子似人的手掌。你说，人参与人有没有关系？”每年八九月份，人参加参成熟，色泽鲜红、光洁如玉，酷似榔头，人参也容易被发现。野生人参“榔头”上最多有上百个果实（二三十多个果实多见，栽培参五十多个果实），人参加实分肾形和圆球形两种；肾形人参每枚含两粒种子，犹如男性；圆球形人参每枚只有一粒种子，代表女性。奇妙的是，人参种子从萌生芽苞到破土而出，正如人类胎儿孕育生命的周期一样，大约280天。万物有灵，人参长得像人体，如此神奇，定有神效。

《抚松县志》（民国版）记载：“这里‘藏天然之秘，蕴万古之灵奇’，森林茂密，盛产人参。”每天太阳升起时，野生人参周边的小树与青草会向四周弯去，此时仿佛大自然在实行“空中管制”，谁也不能阻挡人参生长所需的阳光；太阳落山之际，小树和青草又迅速复原，向人参靠拢，它们似乎在为人参遮风避寒。很多放山人目睹过这一自然现象，“沐日月之精华，得山水之灵气”，神农氏选“百草之王”为人参，不无根据。

王德富善谈。他的父亲不满17岁从山东高密闯关东，到长白山下从事人参产业一辈子，对王德富日后研究人参文化产生了潜移默化影响。从老把头孙良开始，放山人手里必备一根索拔棍，这根棍子作用可



篇散文——《临近过年忆过年》。万万没想到，竟然发表了，还获得了新闻三等奖的殊荣！

当我看到老花镜下那些歪歪扭扭的文字，变成了散发着油墨香的整整齐齐的铅字时，我不由得百感交集、喜极而泣。

《吉林日报》，是你给了我勇气，给了我信心，给了我力量！也是你，让我的暮年焕发出蓬勃的朝气；还是你，让我变得踌躇满志；更是你，催动着 my 笔向前驰，先后发表了一篇散文、两首诗歌，还发表了小说《春暖花开》系列和《余儿》系列。

我的一些老同学、老朋友无不称赞我老有所为，我对他们说：“我是范进中



春风化雨

□刘亚先



我与《吉林日报》的故事

品。这些充满乐观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幻想的人参故事，再版多次，享誉海内外。德国、法国、日本等不少国家的学者都曾怀揣着这本书，到抚松研究人参故事。有一位德国女学者叫付玛瑞，在法国旅游时看到了这本书，异常兴奋：“人参这么神奇！”她发誓要到中国学习中文。几年后，付玛瑞来到沈阳，在辽宁大学留学，曾4次到访抚松，见到了当年编辑出版《长白山人参故事》的作家们。付玛瑞因对人参的研究，后来获得了博士学位，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员。王德富问我：“读了这本书，有什么感想？”我说：“人参给人们带来探索与发现、希望与信心、财富与健康，它来到人世间的报恩的、济世救人的。无缘之人是发现不了人参的，人参是正直、善良、友爱的化身。”

在长白山区的生活里，人参除了药用、含服、泡酒外，热心人参文化的厨师们还开发出“拔丝人参”“什锦人参”“人参焗三宝”“蓝莓山药人参糕”等数百道人参菜与人参面点，即“人参宴”。过去，人参是王公贵族的专用品，普通百姓没有条件和能力享用。现在，人参已是“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”。

“挖大留小，匿下人参给后人”。自古采参有行规：不是见参就挖、有参就卖；一片地种完，要让地歇一歇；挖过参的小土坑，要填平踩实，恢复原样；即便是“大货”的参籽，也要在林下撒播一半、留存一半，不能全部带回家。若把参籽尽数带走，森林中无法自然繁殖，断了后人们的放山财路，会受到上天的报应。这些古老的行规，体现了放山人对大自然的敬畏、尊重、顺应和保护，着眼于子孙后代的永续发展，契合了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理念，保障了人参产业更加充实、更有保障、更可持续。

不久前，我又一次进入长白山，一路翻山越岭、颠簸崎岖，走进了人参现代化农业产业园。我和爱人亲手采挖了一棵五匹叶、参龄七年的人参。尽管每一棵人参都是独一无二的，但我突然发现这棵人参的形状特征，特别像当年爷爷带回山东老家的那一棵——参体饱满，白白胖胖，根须飘然……

这般的凝望时，我眼前似乎出现了幻觉，时空穿越：一位历尽千辛万苦的闯关东人，采得了一棵“大货”，山货掌柜大声喝彩：“龙参！晚上放在屋子里能照得老太太做针线活，放在水缸里有不完的水，放在米囤里有吃不完的米……”

在倒木……所有不良环境都在制约着

人参的正常发育与生长速度。抗逆、淘汰、适应、竞争、休眠、再生、涅槃，30年、50年，甚至超过百年、数百年，人参成为百草中长寿的精灵、长白山区的珍宝。我们看到的每一棵野生人参，背后都经历了无数旱涝寒暑的考验，逃过了兽咬虫噬等九死一生的劫难。它带着森林的露水、泥土的芬芳、青草的鲜活，以及岁月的磨难和天然的人参皂苷来到人间，绝对是上苍对人类的恩赐。

长白山区还流传着“人参能做儿啼”“状类人形者善”“人参转胎”“人参娃娃”和“人参姑娘”等充满神奇色彩的民间故事，表达了长白山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20世纪60年代开始，抚松县文联发动全县人民收集整理人参故事、传说等上千篇，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了《长白山人参故事》，收录《长寿花》《棒槌姑娘》《龙咬参》等40多篇作

在倒木……所有不良环境都在制约着

人参的正常发育与生长速度。抗逆、淘汰、适应、竞争、休眠、再生、涅槃，30年、50年，甚至超过百年、数百年，人参成为百草中长寿的精灵、长白山区的珍宝。我们看到的每一棵野生人参，背后都经历了无数旱涝寒暑的考验，逃过了兽咬虫噬等九死一生的劫难。它带着森林的露水、泥土的芬芳、青草的鲜活，以及岁月的磨难和天然的人参皂苷来到人间，绝对是上苍对人类的恩赐。

长白山区还流传着“人参能做儿啼”“状类人形者善”“人参转胎”“人参娃娃”和“人参姑娘”等充满神奇色彩的民间故事，表达了长白山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20世纪60年代开始，抚松县文联发动全县人民收集整理人参故事、传说等上千篇，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了《长白山人参故事》，收录《长寿花》《棒槌姑娘》《龙咬参》等40多篇作

寻韵吉林
吉林省省级文化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